

依爲命，兒只能無奈地以爲母親真的在此了。以往吃飯喝酒時所發生的樂事，兒只能在死後與您相聚時，才能再享有如此的樂趣了。從前不能以美味的食物奉養母親終老，現在常有美食，卻已來不及孝養母親，兒子即使死了都還感到遺憾、悔恨。

看呂公以絃歌來娛樂母親，並因爲母親的緣故對同是瞎眼的人特別友善、特別照顧，讓我心裏很受感動。他爲母親寫的忌日祭文，內容都是些家常話題，卻也是一些內心話，比起李密的陳情表，更能委婉地表達心中最真誠的感情，文中每一字讓人看了都感到悲痛，每一字都說到中孚的心事，中孚所想說的，呂公好像都已代我說了。每當我展開祭文拜讀時，每一字都令我心痛得掉淚，所以我把它完整地抄錄下來，讓我時時刻刻能藉此抒發胸中的哀痛。

夏 晟

夏暟家中世代都做石工，他沒有讀過書、不識字，但志趣品行純樸篤實。他侍候父親，與父親同睡一床，必定把父親所用的尿器夾在懷中溫熱，等父親想要小解時，就把這尿器拿給他使用。父親過世後，他哀痛身毀的情形逾越了一般的禮節。安葬父親後，他奉祀父親的靈位好像父親仍在世一樣，早晚進出，

不論事情的大小，必定先在父親的靈前稟白，然後才做。他的母親得到惡疾已久，夏暘常陪在她身旁，侍候她進食湯藥。母親生病期間，他不會走進妻子的寢室，且連著三年，夜裡更不會寬解衣帶稍加休息，只是盡心服侍母親。

有一次，他的母親突然想吃荔枝，夏暘家在城外，那天夜晚，天又下著大雪，他倉促地進城，敲店主人的門，店主人怕冷不肯馬上起來開門，夏暘就在店門外哭泣，店主受到感動，立刻起床，把荔枝賣給他。夏暘的兒子因為一件小事引得夏暘的弟弟不高興，他的兒子不幸被他的弟弟打死，夏暘恐怕母親傷心，只是悲傷地含著眼淚卻不說話，人們都認為他這種體貼親心的行為真是難得。

把父親的尿器溫熱，這和古代《二十四孝》中「溫席扇枕」的典故是一樣的。父親死後，事奉他仍如生前一般，不論大小事都必先稟告之後才做。古人說事奉死者像事奉生者一樣，夏暘就是如此了。沒想到夏暘只是一個石工竟能如此盡孝，讀書人應當甘拜下風，像中孚就願意為他駕馭馬車了。

顧 忻 顧忻因為母親生病，十年中所有葷辛的食物都不吃。凌晨，公雞才啼第一聲，他就已經穿戴好衣帽，帶著妻子到母親臥室請安，問母親想要什麼？如

此過了五十年，不曾離開母親身邊一步。母親年紀大了，眼睛看不到東西，顧忻爲此，日夜哭泣祈求上天庇佑，並刺破肌膚，以血來書寫表章，求天賜福，沒多久，母親的眼睛忽然能看見東西，在燈下還能縫紉，活到九十多歲，在沒有病痛的情況下，安詳過世。

早晚向父母請安，並且探問他們想要什麼？他們的需求是什麼？這才是最實在的。

李瓊

李瓊以賣絲織品爲生，事奉母親很殷勤，夜裡常起來探視母親多達十餘次，只恐怕母親有什麼不舒服。母親喜歡吃新鮮的東西，李瓊就千方百計地到市集中找，找到了，一定以東西的十倍價錢酬謝對方。

李瓊以一個生意人的身分卻能篤實的事奉母親，並殷勤地向母親請安。你中學試著摸摸自己的良心，回想看看，自己是否也曾如此做？母親喜歡吃新鮮的東西，他必定想盡各種辦法到街市上去找，你是否也曾想到，母親喜歡的東西，你能時時完善地準備好供養她嗎？現在母親已在九泉之下，也沒機會如此做了。你雖然想一夜起來上百次，時常以她喜愛的東西來供養她，又如何能做到呢？新鮮的東西固然可獻給母親享用，其實母親何曾親自嘗過？唉！以豐盛的祭品祭祀母親，還不如在